

胡雪岩

高阳著

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Hu Xueyan, a prominent Chinese businessman and politicia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. 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, wearing a traditional black official's cap with a white tassel and a dark robe with a white collar.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a mustache. The background is a simple, light-colored wall with a window frame visible on the left.

胡雪岩

高阳著

◆ 胡雪岩说：我是天从人愿，赌博一生，看似风光无尽，实则如履薄冰。

◆ 左宗棠说：你是生逢其时，财色双收，官居二品，商界知名。

第二十二章 因缘邂逅

当天两个人就到了上海，住在裕记丝栈。古应春得信赶来相会，见了胡雪岩有忸怩之色；他自然不会在那样的场合之下提到七姑奶奶，先听取古应春谈上海的市面，丝价是涨了，由于庞二的支持，大家齐心一致，待价而沽，但洋人似乎也很厉害，千方百计，自己到内地去收丝，辗转运到上海集中放洋。

“这局面当然不会长的，第一、费事；第二、成本不轻；第三、两江总督衙门等出了告示，为了维持威信，各处关卡，自然要派兵盘查，严禁闯关。照我看，”古应春很兴奋地说，“洋人快要就范了，你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
胡雪岩听此报告，自感欣慰。不过此行要办的事极多，得分缓急先后，一样一样来办。首先要打听的就是何桂清的下落。

“这就不晓得了！”古应春说，“学台是要到各府各州去岁考秀才的，此刻不知道在哪里。不过总打听得到的。这件事交给我。”

“不光是打听，有封紧要信要专人送去。”

“这也好办。你把信交给我好了。”

这件事有了交代，第二件就得谈浙江要买洋枪的事。古应春在由接到胡雪岩的信以后，已经作过初步联络；只是那个洋人到宁波去了，还得几天才能回上海，唯有暂且等待。

最急要的两件事谈过，那就该谈七姑奶奶了。在路上，他就已跟尤五商量好，到此时间，须得回避；所以个眼色抛过去，尤五便托词去看朋友，站起身来，准备出门。

“五哥，”古应春说，“我替老胡接风，一起吃番菜去。”

“番菜有啥好吃？动刀动叉的，我也嫌麻烦；你们去吧。”

目送他的背影消失，胡雪岩便笑道：“老古，你瞒得我好！”

这一说，古应春立刻着急了，“你是说七姊的事？如果我有心瞒你，就是我不够朋友。”他有些气急败坏地，“如果你也不谅解我，我就没有路好走了！”

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！你慢慢说给我听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我就不相信做不成这头媒。”

听得这两句话，古应春大感宽慰，“我就是怕信里说不清楚，又想你不久就要来了，所以索性不说。原是要等你来替我做个军师。”古应春说，“这件事搞成这么一个地步，你不晓得我心里的着急。真好有一比——。”他咽着唾沫说不下去了。

“好比什么？”胡雪岩问道：“你作个比方，我就晓得你的难处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好比‘鬼打墙’，不知道怎么一下，会弄成了这个样子？”

胡雪岩笑着说，“酒能乱性，又碰着一向喜欢的人；生米下了锅，却又煮不成熟饭，实在急人！”

“对，对！”古应春抚掌称妙，“你这个比方真好。我和你说句心里的话，到了她那里，馋在眼里，饿在肚里，就是到不了嘴里，就为的是煮不成熟饭。”

“怎么？真的从那晚以后，就跟七姐没有‘好’过？”

胡雪岩想到尤五的话，说是七姑奶奶告诉过他，古应春从来没有在她那里留宿过一夜；如今又听他本人这样表示，心时不免存疑。男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，七姑奶奶又是豪放脱略，什么都不在乎的性格；既有那一夜的“好事”，何以鸳鸯未续，似乎不近情理。

彼此极熟，无话不谈；论及闺阁，虽伤口德，但以七姑奶奶的情形不同，也不算“唐突佳人”，于是胡雪岩便笑道：“干柴烈火，就只烧过那么一回，这倒有点奇怪了！”

“说破了，你就不觉得奇怪，我是为两层原因：第一、既然打算明媒正娶，该当尊重七姊，那一夜就如你所说的，‘酒能乱性’，另当别论；第二、婚事还有周折，后果如何，颇难逆料，倘或不成，且不说对不起七姊跟五哥，就我自己良心上亦不安。再有那不明内情的人，一定说我始乱终弃；洋场上好说闲话的人最多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名声落在外面，那就不知道让人说得我如何不堪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胡雪岩肃然起敬，“老古，”他收敛了笑容，说了句使古应春深感安慰的话：“照你这样的存心，姻缘也不会不成。时候还早，我先去看看七姊。”

古应春略一沉吟，这样答道：“那就索性到她那里去吃饭。今天家里还有点菜。”

这样的语气，显得古应春跟七姑奶奶已经像夫妇一样，只欠同圆好梦而已。同时也听得出他和她的感情很不坏。一双两好，顺理成章的事，偏有那个“程咬金”来讲家法，真正可恨！

胡雪岩起了种不服气的心思，当即拍胸说道：“老古，你放心！你们那位老族长，看我来对付他。”

“慢来，老胡！”古应春惴惴然地说道：“那是我的一位叔祖，又教先父念过书，你千万不可鲁莽，你倒说说看，是如何‘对付’？”

“‘对付’这两个字，好像不大好听。其实我不是想办法教他‘吃瘪’，是想办法教他服贴。”

“那就对了。”古应春欣然问道。“你快说来听听，让我也好高兴、高兴！”

“此刻还不到高兴的时候，只好说是放心。事情要做起来看，办法倒有一个；不过要先跟七姊谈了再说。”

“啥时候谈？要不要我回避？”

“能回避最好。”

“那就这样，我陪你去了以后，我到外国伙食店去买些野味；你就在那里谈好了。”

这样约定以后，古应春便雇了一辆“亨斯美”的马车，到了棋盘街七姑奶奶的寓所。一见面，七姑奶奶喜不自胜；“小爷叔，”她说，“昨天晚上老古去了以后，我起牙牌，算定今天有贵人到，果不其然你来了！真正救命王菩萨！”接着又瞟着古应春说：“都是他们的姓不好！遇着这么一个牛脾气的老‘古’叔，真把我气得胃病都要发了。”

“不要气，不要气！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包你也姓古！”

听得这话，古应春便站起身来，依照预先商量好的步骤；托词到洋人伙食店去买野味，离座而去。

等他一走，七姑奶奶的态度便不同了，在古应春面前，她因为性子好强，表示得毫不在乎；而此时与胡雪岩单独相处，就像真的遇见了亲叔叔似的，满脸委屈、凄惶，与她平常豪迈脱略的神态比较，令人不能相信是同一个人。

“小爷叔，”她用微带哭音的声调说，“你看我，不上不下怎么办？一辈要争气，偏偏搞出这么件争不出气的事！所以我不大回松江，实实在在是没脸见人。小爷叔，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想想办法。”

“你不要急！办法一定有。”胡雪岩很谨慎地问道，“事情我要弄清楚，到底是你们感情好得分不开，还是为了争面子？”

“两样都有！”七姑奶奶答道，“讲到面子，总是女人吃亏。唉！也怪我自己不好，要花枪耍得自己扎伤了自己。”

胡雪岩最善于听人的语气，入耳便觉话外有话，随即问道：“你要的什么花枪？”

问到这话，她的表情非常奇怪，好笑、得意、害羞而又失悔，混杂在一起，连胡雪岩那样精于鉴貌辨色的人，都猜不透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

“怎么？”胡雪岩故意反激一句，“说不出口就算了！”

“话是说得出口的，只怕——只怕小爷叔不相信。”

“这一点你不用管。不是我吹一句，别样本事没有，人家说话，是真是假？真到几成帐，假到什么程度，都瞒不过我。”

“这我倒相信。”七姑奶奶表情又一变，变得诚恳了，“这话呢？实在要跟小爷叔才能说；连我五嫂那里，我都不肯说的。说了，她一定埋怨我。我先问小爷叔，外头怎么说我？”

“外头？哪里有外头！我只听五哥告诉过我。”

“他怎么说呢？”

“酒能乱性”之类的话，怎么说得出口？胡雪岩想了想，这样答道：“五哥说，这件事不怪老古。”

话虽含蓄，七姑奶奶一听就明白，“自然是怪我！好像自轻自贱；天在上头，”她说，“实实在在没有那回事！”

“没有那回事？”胡雪岩愕然。

这一问，即令七姑奶奶那样口没遮拦的人，也不由得脸生红晕，她正一正脸色，敛眉低眼答道：“小爷叔是我长辈，说出来也不碍口；到今天为止，老古还没有碰过我的身子。”

“原来是这回事！”胡雪岩越觉困惑，“那么，‘那句话’是怎么来的呢？”

“是我赖老古的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为啥！”七姑奶奶这时才扬起脸来，“难道小爷叔你这样子的‘光棍玲珑心’都不懂，”

想一想也就懂了，必是七姑奶奶怕古应春变卦，故意灌醉了他，赖他有了肌肤之亲；这样古应春为了责任和良心就不得不答应娶她了。

这个手法是连胡雪岩都梦想不到的。七姑奶奶的行事，与一般妇女不同，也就在这个手法上，充分显现了。想想她真是用心

良苦，而敢于如此大胆地作破釜沉舟之计，也不能不佩服！

不过，交情深厚，胡雪岩是真的当她亲妹妹看待，所以佩服以外，更多的是不满，“你真真想得出！”他说，“不要说五嫂，我也要埋怨你！老古是有良心的，他跟我说的话，真正叫正人君子；万一老古没有肩胛，你岂不是‘鞋子没有着，先倒落个样’？好好的人家，落这样一个名声在外面，你自己不在乎，害得五哥走出去，脸上都没有光彩。你倒想想看，划算不划算？”

这句话说得七姑奶奶失悔不迭，异常不安，“啊哟哟！”她搓着手，吸着气说：“小爷叔，你提醒我了！我倒没有想到，会害五哥坍台！这！这怎么办呢？”

她这副着急的神态，胡雪岩从来没有见过，于心大为不忍，赶紧安慰她；但灵机一动，觉得七姑奶奶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不受人劝；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正好抓住了给她一个“教训”。

于是，他越发把脸板了起来，“七姐，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也很冷峻，“不是我说一句，你做事只顾自己高兴，不想想人家。像这种自毁名节的做法，坏你们尤家的名声，想来老太爷老太太在地下也会痛心。你的脾气真要改改了。”

提到父母，七姑奶奶的良心越受责备，涨红了脸，盈盈欲泪，只拿求取谅解和乞援的眼色看着胡雪岩。

“女人总是女人！”胡雪岩换了恳切柔和的声音说：“女人能干要看地方；男人本性上做不到的事，女人做得到，这才是真正能干。如果你像男人那样能干，只有嫁个没用的丈夫，才能显你的长处；不然，就决不会有好结果。为啥呢，一个有骨气的丈夫，样样事情好忍；就是不能容忍太太在外场上扎丈夫的面子！”

七姑奶奶不响。倒不是无话可说，只是觉得遇到的人总是夸她怎么能干，怎么能干，不是恭维她“女中丈夫”，就是说她比男人还管用；胡雪岩这话，她还是第一次听到，要好好的想一想。

这一细想，就像吃橄榄那样，上口酸涩，回味弥甘，这多少年在场面上处处占上风，但私底下作为一个女人的苦处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到那孤灯独对，衾寒枕单的时候，场面上“七姊、七姊”叫得好响的声音，一无用处；心里所想的是丈夫跟孩子，情愿烧饭洗衣裳，吃苦也有个名堂。

“人有男女，就好比天地有阴阳，万物有刚柔，如果女人跟男人一样，那就是只阳不阴，只刚不柔，还成什么世界？再说，一对夫妻，都是阳刚的性子，怎么合得拢淘？七姊，你说我的话错不错？”

指名问到，七姑奶奶自然不会再沉默，应声答道：“不错！小爷叔的话，我是第一趟听到；如果早有人跟我说这话，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子的脾气。”

“现在改还来得及。”胡雪岩也答得极快。

“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。”七姑奶奶停了一下又说：“我试试看。”

“对！只要你有决心，要争口气，一定改得掉。倘或改不掉——”胡雪岩有意不说下去。

七姑奶奶当然要追问：“改不掉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改不掉？我说句老实话，你还是不必嫁老古的好。嫁了他，性情也合不拢的。”

这句话她觉得说得过分，但不便争辩，只好不答。

“你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——”

“不是不相信小爷叔的话。”七姑奶奶抢着说，“老古常来常往，他没有说过啥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胡雪岩平静地答道，“一则，这时候大家要客客气气，二则，男女双方，没有做夫妻跟做了夫妻以后的想法会变的！老古看重你的是心好，脾气豪爽。你不要把你的长处，变成你的短处；要把你的短处改过，变成长处。”

这两句话说得七姑奶奶佩服了：“小爷叔这两句话有学问，我要听！”

“那就对了，你肯听我的话，我自然要插手管你的事。不然做媒人做得挨骂，何必去做？”胡雪岩接着又问：“七姊，我先问你，你肯不肯改姓？”

“改姓？”七姑奶奶睁大了一双眼问：“改啥姓？为啥？”

“这个姓，当然不辱没你。喔，”胡雪岩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急急问道：“还有句要紧话要问你？古家那位老族长见过你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他们古家什么人我也没有见过。”

“那好！一定成功。准定用这条瞒天过海之计。”

胡雪岩这一计，是让王有龄认七姑奶奶做妹妹，不说是义兄妹，所以要改姓王；古应春求亲要向王家去求，女家应允亲事，也由王有龄出面付庚帖。这一来，古家的老族长看在知府大老爷的面子上，就算真的晓得了实情，也不好意思不答应，何况既未谋面，要瞒住他也很容易。

七姑奶奶笑得合不拢口，“小爷叔！”她说，“你真正是诸葛亮，就算古家的老头子是曹操，也是吃鳖在你手里。不过，”她忽然双眉微蹙，笑容渐敛，“王大爷啥身分，我啥身分？怎么高攀得上？”

“这你不用管，包在我身上。”

“还有，”七姑奶奶又说，“五哥的意思不知道怎么样？”

“为你好，五哥无有不答应的，这也包在我身上。”

七姑奶奶凝神想了一会，通前彻后思量遍，没有啥行不通的；只有一点顾虑：自己像不像知府家的姑奶奶？

这样一想，便又下了决心，“我一定要改一改！”她说，“要像个官家小姐！”

“对！这才是真的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只听辘辘马车声，自远而近；七姑奶奶是听惯

了这声音的，说一声：“老古回来了！”随即掀开窗帘凝望。

胡雪岩也站起来看，只见暮霭中现出两条人影，隐约分辨得出，一个是古应春，一个是尤五。等上楼来一看，果然不错；古应春把一大包熏鹤鹑之类的野味交给七姑奶奶时，不由得凝神望了她一眼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看她眉目舒展，多少天来隐隐存在的挹郁，一扫而空，所以问道：“老胡出了什么好主意？”

这一问，连尤五也是精神一振；双眼左右环视，从胡雪岩看到他妹妹脸上，显出渴望了解的神情。

这使得七姑奶奶很感动。她一直以为尤五对自己的麻烦，不闻不问，也不常来看她，是故意冷淡的表示，内心相当不满；现在才知道他是如何关切！因此，反倒矜持慎重了，“请小爷叔告诉你们好了。”她说，“这件事要问五哥。”说完，翩然下楼，到厨房去了。

于是，胡雪岩把他的办法，为他们说了一遍。古应春十分兴奋；而尤五则比较沉着，所表示的意见，也就是七姑奶奶的所顾虑过的。

“王大老爷跟你的交情，我是晓得的，一说一定成功；不过我们自己要照照镜子，就算高攀上了，王大老爷不嫌弃，旁人会说闲话。”

“五哥，你说这话，我就不佩服了。”胡雪岩很率直地说，“你难道是那种怕旁人道长论短说闲话的人？”

尤五面有愧色，“自己人，我说实话，”他说，“这两年我真的有点怕事。俗语道得好：‘初出三年，天下去得；再走三年，寸步难行。’我现在就常想到这两句话。”

胡、古两人都不做声，因为不知道尤五这话中是不是有何所指？觉得以保持沉默为宜。

“这不谈了。就照小爷叔的办法；我这里在礼节上应该如何

预备，请小爷叔吩咐。”

“这是小事。眼前我们要替老古筹划；事情要这样做，就算原来所谈的亲事，已经不成功，另起炉灶娶王家的小姐。这样子才装得像。”

“对！”尤五又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有句话！我要请小爷叔告诉阿七，这里不能再住了，先回松江去。”

提到这一层，胡雪岩突然想起一句话，对古应春笑道：“对不起！我要跟尤五哥讲个蛮有趣的笑话。”

既是有趣的笑话，何不说来大家听听，偏要背着人去讲？可见这笑话与自己有关。不但古应春大感困扰；连尤五也觉得奇怪，等胡雪岩说了七姑奶奶表明的心迹，他却真的笑了，笑声甚大；因为一小半是好笑，一大半是欣悦，自己妹子不管怎么样飞扬浮躁，到底还是玉洁冰清的！

“笑啥？”古应春真的忍不住了，走过来问道：“说来让我也笑笑。”

尤五和胡雪岩都不答他的话，不约而同地对看了一眼，相互征询意见。

“这话应该说明白它！”尤五很认真地说。

要说当然该由胡雪岩来说，他把古应春拉到一边，揭破了七姑奶奶的秘密。

“怪不得！”古应春失声而呼，心中有无比的宽慰；因为解消了他多少天来，只能存之心愿，无法跟人去研究的一个疑团——当天五更梦醒，只见七姑奶奶穿一件小夹袄在灯下独坐，眼下隐隐泪痕；然后就说，什么都给他了，要他对着灯发誓，永不变心。他也真的觉得愧对佳人，所以唯命是从。但有时静中回想，怎么样也记不起那股“软玉温香抱满怀”的旖旎风光；更不用说真个消魂，是何滋味？人生最难得的良宵，竟这样糊里糊涂，不知不觉地度过，真比“猪八戒吃人参果”还可惜。此刻才知道

“猪八戒”是受了骗了。

然而受骗比不曾受骗好！古应春非七姑奶奶不娶，主要的是为了尽责任，此刻却又恢复到初见时的心境，“整顿全神注定卿”，是倾心爱慕，因而又向胡雪岩深深一揖：“务期玉成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好事多磨，你把心耐下来。”胡雪岩揉一揉肚子说：“我实在饿了。”

这一说，尤五和古应春都有同感，不知道女主人在做什么费手脚的菜，一直不能开饭？正想下楼探望；只见七姑奶奶带着小大姊，端了朱漆托盘上来，一进门就笑道：“今天吃广东鱼生。我是第一次做，不晓得好不好吃？如果不好吃，你们骂老古，是他传授不得法。”

“你是第一次做，我是第一次见。怎么个吃法？”

胡雪岩一面说，一面走过去看，中间是个空的盛鱼翅的大冰盘，另外又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盘子，盛着鱼生、榨得干干的萝卜丝、油炸过的粉丝与丸子、盐、糖、麻油、胡椒之类的作料，另有一碟切得其细如发的绿色丝子，他可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了。

“是桔树叶子，当香料用的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要切得细，费了我好大的功夫。”

这样一个豪放不拘细节的“女张飞”，能静下心来花样的细功夫，胡雪岩颇为惊异，同时也相当感动，不由得就说了声：“真难为你！”

“先不要恭维我，尝了味道再说。”

于是四个一起动手，将所有的作料都倾入大冰盘，搅拌均匀了，胡雪岩挟一筷送入口中，果然别有风味。

“拿酒来！”好久不曾开口的尤五说，“今天要好好敬小爷叔几杯酒。”

这一顿酒，喝得极其舒畅；胡雪岩成了“众矢之的”，三个

人纷纷酬劝，喝到八分，吃了两碗鱼生及第粥，通体皆暖，乘兴说道：“五哥，我们去走走！”

“你想到哪里去？”尤五问。

“走着再说。”

他们俩站了起来，古应春亦接踵而起，喊了声：“七姊！”然后歉意地说：“老胡第一天到，我该陪陪他。”

七姑奶奶听了胡雪岩的劝，性情变过了；这一变也不过方寸一念之间。她以前的想法是：男人有什么了不起！吃讲茶、讲斤头，没啥希奇；上刀山、下油锅，照样也不会皱一皱眉。而现在时刻提醒自己的是：我是个女人，好人家的女儿，还要高攀王府上去做官家小姐；总要摆出女人的样子来，不要让人家背后骂一句“强盗婆”！

有了这样的想法，便觉得古应春的这句话，会让她五哥和胡雪岩误会她离不开未婚丈夫，所以不但害羞，而且生嗔。

“小爷叔来了，你理当陪他，何必跟我说？像是我管头管脚，把你管得多么凶似地。真正气数！”说完，还白了他一眼。

七姑奶奶的美，就在宜喜宜嗔，白眼也像青眼；而且讲话也合道理，所以古应春被骂了还是心悦诚服。

倒是胡雪岩反而拦住古应春，他是给他们方便，料知在这事有转机，难题将可解消的时候，他们俩必有一番款款深谈；但如果这样说，即使古应春肯留下，七姑奶奶也不会答应，所以他只往自己这方面找理由。

“老古，不必！我跟五哥有几句话要说；你不必陪我。”

“那么，”古应春踌躇着问道，“你们在哪里？我回头来寻你们。”

“这样，”尤五向胡雪岩说，“我们到老二那里去坐一坐。”

约定了地方，尤五陪着胡雪岩安步当车，到了怡情院。怡情老二出堂差去了，新用的一个娘姨阿巧姐十分能干，一面应酬着

把客人引入大房间；一面派“相帮”去催怡情老二回来。

“怎么玩法？”尤五问道，“是邀人来喝酒，还是打牌。”

“打牌不必了。”胡雪岩看那阿巧姐白净俏刮，一口吴依软语，比怡情老二说得还道地，大有好感，所以自告奋勇，“我来做个‘花头’。摆个‘双抬’吧！”

“胡老爷有多少客人？”阿巧姊说：“客人少了，摆双台不像呢。”

“摆双台”不一定摆两桌，她这样说是表示当客人“自己人”，替他节省；胡雪岩对花丛的规矩还不大在行，不知如何回答？尤五却懂她的意思；同时料知胡雪岩一时不会有什么客人要请！便老实说道：“阿巧姊的话不错！要做花头，有的是时间。等老二来了再说。”

阿巧姐也附和着，胡雪岩只好作罢。两个人在套房里，隔着一只烟盘，躺在红木炕床上闲谈着，等候怡情老二。

“这个阿巧娘姨倒还不错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今年快三十岁了吧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尤五笑道：“我替你做个媒，好不好？”

胡雪岩笑而不答，自是默许之意，正想开口说什么，只见门帘掀处，怡情老二翩然出现；见了胡雪岩少不得一番殷勤的问讯。接着，古应春也到了，他要抢着作东——北里冶游，有套不成文的法则，作主人必在相好的地方，吃了这家到那家，名为“翻台”；古应春为了生意上交际的需要，有个相熟的户头，名叫“虹影楼老七”，就在前一条弄堂“铺房间”，约胡雪岩先到那里吃一台酒，再翻回来在怡情院吃宵夜。

“没有这个规矩。”怡情老二反对，“自然是先在这里摆酒，再翻到虹影楼去。”

胡雪岩也认为应该这样，但尤五另有打算，摇手说道：“照老古的办法。回头来吃宵夜。小爷叔不回丝栈了，今天晚上在你

们这里‘借干铺’。”

既然如此，当然是先到别处吃花酒，最后回到怡情院，吃完宵夜，就可安歇，不必再挪动了。所以怡情老二点头同意；而且打算着陪尤五住到“小房子”去，将自己在怡情院的房间，让给胡雪岩住。

于是一起到了虹影楼，进门落座，古应春就叫取笔写请客票；胡雪岩征尘甫卸，惮于应酬之繁，便阻止他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！就我们三个人玩玩吧！”

这一来改了写局票，第一张是怡情老二；写完了，古应春拈笔问胡雪岩，“小爷叔，”他改了称呼，“叫哪个？是不是以前那个眉香老四？”

“市面勿灵！”虹影楼老七接口，“眉香老四上一节就不做了。”

“这样吧，”尤五代为做主，向古应春说道：“你们做个‘联襟’吧，叫老九来陪小爷叔。”

“老九？”古应春说，“老九是‘清倌人’！”

不曾“梳拢”的雏妓叫“清倌人”，古应春的意思是提醒尤五，胡雪岩如果叫“虹影楼老九”的局，只能眼皮供养；而胡雪岩却了解尤五的用心，赶紧说道：“就是清倌人好。”

这一说，主随客意，古应春便把局票发了出去；一个在楼上，一个隔一条弄堂，不费功夫，所以等席面摆好，怡情老二和虹影楼老九都到了，各人跟着一名提了胡琴的“乌师”，准备清唱下酒。

席面甚宽，“小姐”不必按规矩坐在客人身后，夹杂并坐，胡雪岩拉着虹影楼老九细看，见她刘海覆额，稚气未脱，便问：“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十五。”

胡雪岩看一看虹影楼老七，再回脸看她；一个捣蛋脸，一个

圆脸，面貌神情，完全两路，因又问道：“你们是不是亲姊妹？”

问到这话，虹影楼老九笑而不答；古应春接口说道：“哪里来这么多亲姊妹？不过，老九的事，老七做得了主。”

胡雪岩懂他的意思，倘或有意梳拢，不妨跟虹影楼老七去谈；他无意于此，就不接口了。

“老九！”古应春说，“你唱一段什么？”

“胡老爷喜欢听啥，我就唱啥。”

“唷！”胡雪岩笑道，“看样子老九肚里的货色还不少。”

“不错！”古应春说，“女大十八变，论色，现在还看不出；论艺将来一定行。”

“谢谢你。姊夫！”虹影楼老九嫣然一笑，现出两个酒涡，显得很甜。

“论色，将来一定也是好的。一株名花，值得下功夫培养。”

“全靠胡老爷捧场。”虹影楼老七，接着胡雪岩的话说；然后又轻声去问古应春，他住在哪里？

“你问这话做啥？”古应春笑道，“是不是怕胡老爷没地方睡；好睡到老九床上去？”

“狗嘴里长不出象牙！”虹影楼老七，捏起粉拳在他背上捶了一下，“我跟你说！”

说得很轻，咕咕噜噜听不清什么，尤五有些不耐烦，大声说道：“有话不会枕头上说！喝酒！喝酒。”

虹影楼老七见客人发话，急忙赔笑道歉，亲自执壶敬酒，又叫她妹妹唱了一段小调，这才把席面搞得热闹了起来。

一曲才罢，来了张局票，交到虹影楼老九手里，她说一声：“对不起！回头请过来坐。”起身而去；这一下席面顿时又显得冷冷清清了。

尤五大为不满，“凳子都没有坐热，就要转局。”他说，“这种花酒吃得真没有味道！”